



现代名家自选集

鲁迅自选集

鲁迅 著

现代名家自选集

鲁迅自选集

鲁迅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迅自选集 / 鲁迅著. — 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12.5

(现代名家自选集)

ISBN 978-7-212-05244-7

I. ①鲁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鲁迅著作-选集 IV. ①I210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07976 号

书名: **鲁迅自选集**

作者: 鲁迅

出版人: 胡正义 选题策划: 王水 责任编辑: 王水 孟繁强

责任印制: 刘银 营销推广: 杨霄 装帧设计: 红杉林

出版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
(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

邮编: 230071)

发行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

(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)

电话: 010-64267120; 010-64266769 转 8067 (传真)

印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: (010) 80261198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本: 787 × 1092 1/32 印张: 7 字数: 110 千字

版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12-05244-7

定 价: 1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出版说明

作品是作家的孩子，只有一个孩子的作家是很少见的。孩子多了，自然不会一次全叫出来见人，于是就有了“全集”“选集”“文集”“自选集”等种种名目，而其中最有点、最富趣味的莫过于作家自己或用心良苦、或别具深意的“自选集”。对以文字为生，以作品为本的作家来说，这不啻于是一次思想和灵魂的自我展露。看看孩子的衣服品味，脸洗得是否干净，有没有礼貌，大致可以窥见家长本人；读读“自选集”，或许可把作家的创作原意看得更清楚一点。本社推出“现代名家自选集”系列，也正是怀着这一点希望：用最私人的阅读去体味那些我们最熟悉的作家。

本系列入选的作家基本都是现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大家，不少更是现代白话文学草创时期的先行者。他们的写作是生机蓬勃的，也是旁逸斜出的，我们不能完全以现在的语言标准加以规范。同时像鲁迅这样的作家，会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修改，导致最初的作品和最后的“定本”并不相同。而这些并不影响现今

读者对经典的阅读和理解。根据这些情况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，我们尽量依据作家自选集的初版本，除十分明显的排印错讹之外，一律尊重作家独特的遣词造句习惯，为读者保留一份历史原味。知难行易，本系列丛书肯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，敬请大方指教。

本书编辑部

自序

我做小说，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，《新青年》上提倡“文学革命”的时候的，这一种运动，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，但在那时，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。

我的作品在《新青年》上，步调是和大概一致的，所以我想，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“革命文学”。

然而我那时对于“文学革命”，其实也并没有怎样的热情。见过辛亥革命，见过二次革命，见过袁世凯称帝，张勋复辟，看来看去，就看得怀疑起来，于是失望，颓唐得很了。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，“鲁迅多疑”，是不错的，我也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，变化正未可限量呢。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，因为我又知道，我所见过的人们，事件，是极其有限的，这一个想头，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。

“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。”

既不是直接对于“文学革命”的热情，为什么常常提笔的呢？想起来，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。这些战士，我想，虽在寂寞和艰难中，那想头却不错的，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。——首先，就是为此。在这中间，

自然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，催人留心，设法加以治疗的愿望。但为达到这愿望起见，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，我于是遵着将令，删削些黑暗，装点些欢容，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，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《呐喊》，一共有十四篇。

所以，这些“革命文学”，也可以说，就是“遵命文学”。不过我所遵奉的，是那时在压迫之下的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，也是我自己本来愿意遵奉的命令，决不是皇上的圣旨，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。

后来，《新青年》的团体散掉了，有的高升，有的退隐，有的前进，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不久还是会这么变化，并且落得一个所谓“小说家”的头衔，依然在沙漠上走来走去，不过已经逃不脱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，叫作随便谈谈。从此有了小感触，我便写些短文，夸大点说，就是散文诗，自洗手不作之后，即印成一本书，谓之《野草》。得到较为整齐的材料，则还是做短篇小说，只因为变了散伏的游勇，布不成阵了，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，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，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。新的战友在那里呢？我想，这样下去，是很不好的，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，谓之《彷徨》，别了别了，愿以后不再这模样。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

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。逃出北京，躲进厦门，只在荒凉的大楼上写了几则《故事新编》和十篇《朝花夕拾》。前者是神话，传说及史实的演义，后者则只是回

忆罢了。

此后就一无所作，“空空如也”。

够得上勉强称为创作的，在我，至今就只有这五种，原可以顷刻读了的，然而出版者希望我自选一本集。推测起来，大约因为这么一办，一者能够节省读者的耗费，二则，以为由作者自选，该能比别人格外知道得清楚罢。关于第一层，我没有异议；至第二层，我却觉得也很难。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出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，所以也没有自以为格外高妙，配得上特别提拔出来的作品。没有法，就将材料，写法，略有些不同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，取出二十二篇来，凑成了一本，但将太给人一种“重压之感”的文字，却特地竭力抽掉了。这想头，也还是和我那先前的一样：

“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，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”

然而这又已经不似做那《呐喊》时候的隐瞒，因为现在我相信，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。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，鲁迅于上海寓楼记。

目 录

影的告别 / 001

好的故事 / 003

过客 / 005

失掉的好地狱 / 012

这样的战士 / 014

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/ 016

淡淡的血痕中 / 019

(以上七篇从《野草》选出。)

孔乙己 / 021

一件小事 / 026

故乡 / 029

阿Q正传 / 040

鸭的喜剧 / 084

(以上五篇从《呐喊》选出。)

在酒楼上 / 088

肥皂 / 100

示众 / 112

伤逝 / 118

离婚 / 140

(以上五篇从《彷徨》选出。)

奔月 / 151

铸剑 / 163

(以上二篇从《故事新编》选出。)

狗·猫·鼠 / 184

无常 / 193

范爱农 / 201

(以上三篇从《朝花夕拾》选出。)

影的告别

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，就会有影来告别，说出那些话——

有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，我不愿去；有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，我不愿去；有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，我不愿去。

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。

朋友，我不想跟随你了，我不愿住。

我不愿意！

呜呼呜乎，我不愿意，我不如彷徨于无地。

我不过一个影，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。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，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。

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，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。

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，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。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，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。

呜乎呜乎，倘若黄昏，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，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，如果现是黎明。

朋友，时候近了。

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。

你还想我的赠品。我能献你甚么呢？无已，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。但是，我愿意只是黑暗，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；我愿意只是虚空，决不占你的心地。

我愿意这样，朋友——

我独自远行，不但没有你，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。只有我被黑暗沉没，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。

（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。）

好的故事

灯火渐渐地缩小了，在预告石油的已经不多；石油又不是老牌，早熏得灯罩很昏暗。鞭爆的繁响在四近，烟草的烟雾在身边：是昏沉的夜。

我闭了眼睛，向后一仰，靠在椅背上；捏着《初学记》的手搁在膝髁上。

我在朦胧中，看见一个好的故事。

这故事很美丽，幽雅，有趣。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，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，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，同时又展开去，以至于无穷。

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，两岸边的乌桕，新禾，野花，鸡，狗，丛树和枯树，茅屋，塔，伽蓝，农夫和村妇，村女，晒着的衣裳，和尚，蓑笠，天，云，竹，……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，随着每一打桨，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，并水里的萍藻游鱼，一同荡漾。诸影诸物，无不解散，而且摇动，扩大，互相融和；刚一融和，却又退缩，复近于原形。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，镶着日光，发出水银色焰。凡是我所经过的河，都是如此。

现在我所见的故事也如此。水中的青天的底子，一切事物统在上面交错，织成一篇，永是生动，永是展开，

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。

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，该是村女种的罢。大红花和斑红花，都在水里面浮动，忽而碎散，拉长了，缕缕的胭脂水，然而没有晕。茅屋，狗，塔，村女，云，……也都浮动着。大红花一朵朵全被拉长了，这时是泼刺奔迸的红锦带。带织入狗中，狗织入白云中，白云织入村女中……。在一瞬间，他们又将退缩了。但斑红花影也已碎散，伸长，就要织进塔，村女，狗，茅屋，云里去。

现在我所见的故事清楚起来了，美丽，幽雅，有趣，而且分明。青天上面，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，我一一看见，一一知道。

我就要凝视他们……。

我正要凝视他们时，骤然一惊，睁开眼，云锦也已皱蹙，凌乱，仿佛有谁掷一块大石下河水中，水波陡然起立，将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。我无意识地赶忙捏住几乎坠地的《初学记》，眼前还剩着几点虹霓色的碎影。

我真爱这一篇好的故事，趁碎影还在，我要追回他，完成他，留下他。我抛了书，欠身伸手去取笔，——何尝有一丝碎影，只见昏暗的灯光，我不在小船里了。

但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，在昏沉的夜……。

(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。)

过 客

时：

或一日的黄昏。

地：

或一处。

人：

老翁——约七十岁，白须发，黑长袍。

女孩——约十岁，紫发，乌眼珠，白地黑方格长衫。

过客——约三四十岁，状态困顿倔强，眼光阴沉，黑须，乱发，黑色短衣裤皆破碎，赤足著破鞋，胁下挂一个口袋，支着等身的竹杖。

东，是几株杂树和瓦砾；西，是荒凉破败的丛葬；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。一间小土屋向这痕迹开着一扇门；门侧有一段枯树根。

（女孩正要将坐在树根上的老翁搀起。）

翁——孩子。喂，孩子！怎么不动了呢？

孩——（向东望着）有谁走来了，看一看罢。

翁——不用看他。扶我进去罢。太阳要下去了。

孩——我，——看一看。

翁——唉，你这孩子！天天看见天，看见土，看见风，还不够好看么？什么也不比这些好看。你偏是要看谁。太阳下去时候出现的东西，不会给你什么好处的。……还是进去罢。

孩——可是，已经近来了。阿阿，是一个乞丐。

翁——乞丐？不见得罢。

（过客从东面的杂树间踉跄走出，暂时踟蹰之后，慢慢地走近老翁去。）

客——老丈，你晚上好？

翁——阿，好！托福。你好？

客——老丈，我实在冒昧，我想在你那里讨一杯水喝。我走得渴极了。这地方又没有一个池塘，一个水洼。

翁——唔，可以可以。你请坐罢。（向女孩，）孩子，你拿水来，杯子要洗干净。

（女孩默默地走进土屋去。）

翁——客官，你请坐。你是怎么称呼的。

客——称呼？——我不知道。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，我就只一个人。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。我一路走，有时人们也随便称呼我，各式各样地，我也记不清楚了，况且相同的称呼也没有听到过第二回。

翁——阿阿。那么，你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
客——（略略迟疑）我不知道。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，我就在这么走。

翁——对了。那么，我可以问你到那里去么？

客——自然可以。——但是，我不知道。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，我就在这么走，要走到一个地方去，这个地方就在前面。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，现在来到这里了。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，（西指，）前面！

（女孩小心地捧出一个木杯来，递去。）

客——（接杯）多谢，姑娘。（将水两口喝尽，还杯，）多谢，姑娘。这真是少有的好意。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！

翁——不要这么感激。这于你是没有好处的。

客——是的，这于我没有好处。可是我现在很恢复了些力气了。我就要前去。老丈，你大约是久住在这里的，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么？

翁——前面？前面，是坟。

客——（诧异地）坟？

孩——不，不，不的。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，野蔷薇，我常常去玩，去看他们的。

客——（西顾，仿佛微笑。）不错。那些地方有许多许多野百合，野蔷薇，我也常常去玩过，去看过的。但是，那是坟。（向老翁，）老丈，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？

翁——走完之后？那我可不知道。我没有走过。

客——不知道？！

孩——我也不知道。

翁——我单知道南边；北边；东边，你的来路。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，也许倒是于你们最好的地方。你莫怪我多嘴，据我看来，你已经这么劳顿了，还不如回转去，